宋史新編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三　列傳五十五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蘇軾 子過

蘇軾字子瞻眉山人父洵在文苑傳軾幼穎悟有識比冠博通經史好賈誼陸贄莊子書嘉祐二年試禮部歐陽脩偶置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脩脩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五年調福昌主簿復對制策入三等自宋以來制策入三等惟吳育與軾耳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院英宗自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

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且請召試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父喪除還朝適王安石執政素惡其異己以判官告院既而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軾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皁隸未嘗無人而况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而况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

以為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強而復之則難為力願陛下留意於遠者大者區區之法何預焉議上神宗即日召對軾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帝悚然曰朕當熟思之安石不悅命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時安石創新法軾上書論之其略曰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昔漢武帝用賈人桑羊之說

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霍光順民所欲而與之遂以無事不意今日此論復興臣願結人心者此也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以苛察齊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

效公卿侍從跬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臣願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將以折姦臣之萌也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以防盜不可以無盜而畜不吠之狗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今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兹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臣願存紀綱者此也軾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符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

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爲問安石滋
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
判杭州徙知密州又徙徐州河決曹村泛溢匯城下漲
不時洩城將敗軾詣武衛營呼卒長爲盡力卒長曰太
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畚鍤以出
遂築東南長堤雨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復請於朝
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再至徙知湖州御史李定
舒亶何正言摭謝表語并媒孽託諷詩以爲訕謗逮赴
臺獄欲寘之死帝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築
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帝嘗語宰相王珪蔡確命蘇

軾成國史珪有難色帝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進太祖總論帝意不允手札移軾汝州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飢寒有田在常願居之朝奏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今西方連年用兵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安石又曰人須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哲宗立遷擢起居舍人元祐元年遷中書舍人朝廷以范純仁言復散青苗錢司馬光請申嚴抑配之禁軾繳奏光是軾議請對遂止初祖宗行差役

充役者多不習又虐使之有終歲不得息者安石改爲免役使戸差高下出錢雇役行法者過取爲民病光欲復差役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變府兵爲長征之卒自是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行差役正如罷長征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尋除

翰林學士二年兼侍讀每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彊之使東夏人入鎮戎殺掠數萬人帥臣不以聞每事如此恐寖成衰亂之漸軾嘗鎖宿禁中召對便殿宣仁后曰卿官遽至此乃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四年軾屢不爲當軸者所容遂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未行諫官論前相蔡確罪大臣議遷之嶺南軾密疏朝廷不宜深罪爲仁政累宣仁后心善其言

而不能用既至杭大旱饑疫並作軾請減本路上供米又減價糶常平米多作饘粥藥劑活者甚衆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溉田千頃民以殷富湖水多葑宋廢不治葑積爲田水無幾矣漕河失利六井亦幾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潮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牐以爲蓄洩之限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至十里爲長堤以通行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爲蘇公隄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

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洞浟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軾議自江上流地名石門鑿漕河自慈浦北折抵小嶺浚古河以避浮山之險復言三吳之水瀦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慶曆以來松江築挽路扼塞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爲十橋以迅江勢俱不果用人以爲恨軾再莅杭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作生祠云六年召爲吏部尚書未至以弟轍除右丞改翰林承旨數月復以讒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知潁州七年徙揚州未閱歲召爲兵部尚書兼侍讀郊祀爲鹵簿使皇后及大長公主乘犢車不避儀仗軾劾奏之駕回詔

皇后而下毋廼詔遷禮部尚書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學士高麗遣使請書朝廷以故事許之軾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八年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兩學士知定州時國事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陛下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為急務臣日侍帷幄方當帥邊顧不得一見而行況疏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臣願陛下虛心循理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群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俟得其實然後

應物而作使旣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定州軍政壞弛會春大閱軾命舉舊典帥常服出帳中將吏戎服執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後不見此禮至今矣初宣仁在時侍御史賈易監察御史董敦逸黃慶基先後論軾及弟轍所作文詞譏斥先朝三人者皆坐黜及紹聖初御史復以爲言謫軾知英州未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初僦官屋有司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築室儋人運甓畚土助之獨與幼子過處著書爲樂徽宗立連徙永州更三大赦還提舉玉局

觀復朝奉郎軾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未幾卒于常州年六十六軾與轍爲文章俱師其父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軾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駡之辭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洵晚作易傳未究命軾述其志軾成易傳復作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等集奏議內外制和陶詩一時文人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識軾待之如朋儔未嘗以師資自予也自爲舉子至出入

侍從必以愛君爲本挺挺大節每爲小人忌惡身後猶
編名元祐黨毀文集刊行若高宗即位贈資政殿學士
以其孫符爲禮部尚書又以其文寘左右讀之忘倦親
製集贊賜曾孫嶠遂崇贈太師謚文忠三子邁迨過俱
善爲文邁駕部員外郎迨承務郎
過字叔黨軾知杭州過年十九以詩賦解兩浙路及軾
爲兵部尚書任右承務郎過性至孝軾帥定武謫英州
惠州遷儋耳漸徙廉永獨過侍凡生理晝夜寒暑所須
者一身百爲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爲文曰志隱軾覽之
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別傳軾卒於

常州過葬之汝州郟城小峨眉山遂家潁昌營湖陰水竹數畝名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卒年五十二初監太原府稅次知郾城縣皆以法令罷晚權通判中山府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臺賦颶風賦早行於世時稱爲小坡

論曰鄙諺有之入田觀稼從小看大蘇軾自童時聞母程讀漢書范滂傳慕之蜀傳石介慶曆聖德詩軾歷舉詩中諸賢以問其師趨向固可占矣軾與轍同應制科仁宗讀其策喜曰朕今日爲子孫得兩宰相而軾坎壈竟不獲大用或謂軾不自韜戢所致天下有義榮有勢

宋軾豈願以此易彼哉

蘇轍 族孫元老

蘇轍字子由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又同策制舉仁宗春秋高轍慮倦勤因極言得失而於禁廷之事尤切曰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爲憂樂之節易矣臣聞近歲以來貴姬至以千數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久而不止百蠹將由之而出今海內窮困生民愁苦而宮中好賜不爲限極臣恐

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考官胡宿以爲不遜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棄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等授商州軍事推官從大名神宗立之二年轍適除喪上書言事得召對時王安石與陳升之領三司條例命轍爲之屬呂惠卿附安石轍與論多相牾安石出青苗書使轍熟議轍曰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是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此常平舊法公誠舉而行之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

曰嘗徐思之既逾月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奏乞度僧牒於陝西漕司私行青苗法與安石意合於是青苗法遂行轍以書抵安石力陳不可觸其怒徙他職後坐兄軾以詩得罪謫監筠州鹽酒稅五年不得調移知績溪縣哲宗即位召入元祐元年爲右司諫蔡確韓縝章惇轍皆論去之而呂惠卿亦被論從竄與司馬光欲復差役轍言行之徐緩乃得審詳光又欲改安石新義試士格轍言進士來年秋試日月無幾乞議元祐五年以後格式未晚光皆不能從初神宗以夏國內亂用兵攻討乃於熙河增蘭州於延安增安疆米脂等五砦二年夏

遣使相繼來朝廷知其有請蘭州五砦意大臣議棄守未決轍言一失此機必爲後悔於是朝廷許之夏人遂服遷起居郎中書舍人朝廷議回河故道轍爲八公皆言河決而北自先帝不能回今乃欲取而回之是謂智勇勢力過先帝也進戶部侍郎轍因轉對言曰財賦之原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善爲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内帑別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爲朽壤無益於筭也轍又言數十年以來利權分而用度無藝頗罷外水監提舉北河事及諸路都作院司皆歸轉運司至於都水軍器將作三監皆兼隸

戸部從之惟都水仍舊朝議以元豐吏額冗濫命轍同事裁減轍曰此群吏身計所係乃具以白宰執請據實立額缺者勿補不過十年羨額當盡矣代軾爲翰林學士尋權吏部尚書使契丹還爲御史中丞時元豐舊黨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宣仁后疑不決轍面斥其非復上疏曰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宣仁后命宰執讀於簾前曰轍疑吾君臣兼用

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轍又
奏言大臣宜正己平心無生事要功因弊修法以安民
靖國雖有異黨誰不歸心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
穿鑿欲導之使東西夏青唐外皆臣順而熙河將吏豈
功造釁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己平心者也熙寧出
賣坊場以雇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
初務於復舊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
衆議洶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雇去年之秋又復差法如
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者也六年拜尚書右丞
進門下侍郎初夏人相繼求和朝廷許約地界久之不

決夏人乃於疆事多方侵求熙河將佐范育种誼等遂背約西邊騷然轍乞罷育誼別擇老將宜仁后以爲然大臣竟主育誼不從轍又面奏曰人君與人臣事體不同人臣雖明見是非而力所不加須至且止人君於事不知則已知而不能行則事權去矣臣今言此蓋欲陛下收攬威柄以正君臣之分而已若不以漸制之及其太甚必加之罪不免逐去事至如此豈朝廷美事故臣欲保全大臣非欲害之也會熙河奏夏人十萬騎壓境殺人三日而退乞因其退急移近裏堡砦於界乘利而往不須復守誠信下大臣議轍與呂大防劉摯極辨用

兵曲直復上奏曰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臣欲詰責帥臣生事耳後屢因邊兵深入夏地宣仁后遂從轍議時三省除李清臣吏部尚書給事中范祖禹封還詔書三省復除蒲宗孟兵部尚書轍奏前除清臣給諫紛然爭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此與去年用鄧溫伯無異恐朝廷自是不安靜矣議遂止紹聖初哲宗起李清臣爲中書舍人鄧潤甫爲尚書左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稍復言熙豐事以激怒哲宗會廷試進士清臣撰策題即爲邪說轍諫謂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聖人之孝也且及漢昭變武帝

法度事皆宗以爲引漢武方先朝不悦落職知汝州再責知袁州未至降秩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三年又責化州別駕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即位徙永州岳州已而復太中大夫奉祠蔡京當國又降秩罷祠居許州再復太中大夫致仕築室于許號潁濱遺老自作傳萬餘言不復與人相見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卒年七十四追復端明殿學士淳熙中謚文定轍性沉靜簡潔爲文汪洋澹泊似其爲人高處殆與軾軋其使契丹也館客能誦其茯苓賦及洵軾文云所著詩傳春秋傳古史老子解居許時乃成編又有欒城文集並行於

世旣入黨籍詔毀三蘇文三子遲适遜族孫元老
元老字子廷幼孤力學長於春秋善屬文黄庭堅見而
奇之曰此蘇氏之秀也第進士調廣都簿歷軍器監司
農衛尉太常少卿元老外和內勁不妄與人交梁師成
方用事自言爲軾外子因緣欲見之且求其文拒不答
言者遂論元老蘇軾從孫其學術議論頗倣軾轍不宜
在中朝罷與祠元老嘆曰昔顏子附驥尾而名顯吾今
以家世坐累榮矣未幾卒年四十七有詩文行于時
論曰蘇轍與兄軾自弱冠以文章齊名文皆達於世務
歷四朝隨事獻規數論斥姦邪與宰相爭可否曾不少

回隱爲徼寵避禍之計故二人出處榮辱大槩相同獨轍至政府差優耳兄弟自相師友風雨對牀時形於倡和故世盛稱二蘇非直其才與節美也而友愛又奚加焉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三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四　列傳五十六

明南京戸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呂大防兄大忠弟大鈞大臨　劉摯　蘇頌　范純仁子正平

呂大防字微仲其先汲郡人祖通太常博士父蕡比部郎中通葬藍田遂家焉大防進士及第調馮翊簿永壽令縣無井遠汲於澗大防疏泉為渠民賴之號呂公泉歷官權鹽鐵判官英宗立自太常博士與范純仁並命為監察御史裏行疏言紀綱賞罰未厭四方之望者五進用大臣而權不歸上大臣疲老而不得時退外國驕蹇而不擇將帥議論之臣裨益闕失而大臣沮之疆埸

左右之臣有敗事而被賞舉職而獲罪者京師大水陳
八事曰主威不立臣權太盛邪議干正私恩害公遼夏
連謀盜賊恣行群情失職刑罰失平將議濮王稱考又
奏人君臨御之始宜有至公大義厭服天下以結其心
今大臣欲加非正之號使陛下顧私恩而違公義非所
以結天下心也章累上出知休寧縣神宗立歷知制誥
出知延州環慶兵亂落知制誥知臨江軍數月徙知華
州除龍圖閣待制知秦州元豐初徙永興彗星求言陳
三說九宜曰治本曰緩末曰納言養民教士重穀此治
本之宜三也治邊治兵此緩末之宜二也廣受言之路

寬優官之罰恕誹謗之罪容異同之論此納言之宜四也進直學士居數年知成都府哲宗立召爲翰林學士權開封府遷吏部尚書元祐元年拜尚書右丞進中書侍郎封汲郡公三年超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哲宗年益壯大防以勸學爲急撫乾興以來四十一事足爲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祖聖學哲宗御邇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寶訓至丁度所論祖宗家法大防因推廣以進曰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祖宗以來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仁宗以姪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前代

宮闈多不肅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本朝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於虛己納諫不好畋獵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為天下大防朴厚慤直不植朋黨與范純仁並

位同心戮力以相王室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邀聲譽凡八年始終如一懇乞避位宣仁后曰上方富於春秋公未可即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未果而后崩爲山陵使復命以觀文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知頴昌府尋改永興軍使便其鄉社紹述說行連貶舒州團練副使安置循州至虔州信豐而病語其子景山曰吾不復南矣吾死汝歸呂氏尚有遺種遂卒年七十一大防自少持重無嗜好過市不左右游目燕居如對賓客每朝會威儀翼翼如神宗常目送之與大忠及弟大臨同居相切磋論道考禮冠昏喪祭一本於古關

中言禮學者推呂氏嘗爲鄉約薄俗爲敦焉徽宗立復
其官高宗又復大學士贈太師宣國公謚正愍
大忠字進伯第進士簽書定國軍判官熙寧中王安石
議遣使立緣邊封溝大忠與范育被命俱辭行大忠
言不可以爲恩信不洽必致生患罷不還令與劉忱使
契丹議代北地會遭喪起復知代州換西上閤門使知
石州契丹復使蕭禧來求代北地神宗召執政與大忠
忱議知不可奪議至不決罷忱還三司大忠亦終喪制
其後竟以分水嶺爲界焉元豐中爲河北轉運判官上
生財養民十二事徙提點淮西刑獄時河決飛蝗爲災

大忠入對極論之詔歸故官元祐初歷知秦州進寶文閣待制馬涓以進士舉首入幕府自稱狀元大忠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之稱既爲判官則不可今科舉之習既無用脩身爲己之學不可不勉又教以臨政治民之要涓自以爲得師謝良佐教授州學大忠每過之聽講論語必正襟斂容曰聖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紹聖二年加寶文閣直學士知渭州付以秦渭之事大忠奏對欲以計徐取橫山不求近功既而鍾傅城安西王文郁亦用事章惇曾布主之大忠議不合又乞以所進職爲大防量移惇布陳其所言與元祐時異徙知同州

旋降待制致仕卒詔復學士官佐其葬

大鈞字和叔父賁六子五登科大鈞第三子也中乙科調秦州右司理參軍歷諸王宮教授求監鳳翔船務制改宣義郎會伐西夏鄜延轉運司檄爲從事旣出塞轉運使李稷餽餉不繼欲還安定取糧使大鈞請於种諤諤曰吾受命將兵安知糧道萬一不繼召稷來與一劍耳大鈞性剛直卽曰朝廷出師去塞未遠遂斬轉運使無君父乎諤意折彊謂大鈞曰君欲以此報稷先稷受禍矣大鈞怒曰吾委身事主死無所辭正恐公過耳諤許稷還是時微大鈞盛氣誚諤稷且不免未幾卒年

五十二大鈞從張載學能守其師說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始悉撰次爲圖籍可見於用雖皆本於載而能自信力行載每歎其勇爲不可及

大臨字與叔學于程頤通六經尤邃於禮嘗論選舉欲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試法以區別能否脩辟法以興能備用嚴舉法以覈實得人制考法以責任考功庶幾可以漸復古矣富弼致政于家爲佛氏之學大臨與之書曰古者三公內則論道于朝外則主教于鄉若大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哉弼謝

之元祐中爲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范祖禹薦其好
學脩身如古人可備勸學未及用而卒
劉摯字莘老東光人十歲而孤鞠於外氏就學東平因
家焉嘉祐中擢甲科歷冀州南宮令與信都令李冲清
河令黄莘皆以治行聞人稱爲河朔三令累擢檢正中
書禮房默默非所好也才月餘爲監察御史裏行欣然
就職未及陛對即奏論亳州獄數事及入見神宗面賜
褒諭因問卿從學王安石耶安石極稱卿器識對曰臣
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退而上疏曰君子小人
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志

每在私後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爲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爲聚斂其有愛君憂國者皆無以容於其間今天下有喜於敢爲有樂於無事彼以此爲流俗此以彼爲亂常畏義者以進取爲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爲無能此風浸成漢唐黨禍必起矣願陛下虛心平聽審察好惡使會於大中之道又論率錢助役十害會御史中丞楊繪亦言其非安石使張琥作十難詰之琥辭不爲司農曾布請爲之且劾摯繪欺誕懷向背詔問狀繪懼謝罪摯奮曰爲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即條對所難以伸其說且曰臣所向者義所

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語甚激切不報摯明
日復上疏曰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
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之事興至
於求水利行淤田併州縣興事起新難以徧舉其議財
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歷日
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今西夏之款未入反
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
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
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
竄之嶺外神宗不聽但謫監衡州鹽倉繪川知鄭州號

亦落職摯乞詣鄆遷葬然後奔赴貶所許之久之僉書南京判官會司農新令盡斥賣天下祠廟依坊場河渡法收淨利併及南京閼伯微子廟摯歎曰一至於此往語留守張方平方平瞿然托摯爲奏曰閼伯遷商丘主祀大火火爲國家盛德所乘微子開國此地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者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能捍大患望留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帝謂慢神辱國莫甚於斯詔悉罷鬻入同知太常禮院元豐初再遷右司郎中初宰掾每於執政分廳時請間白事多持兩端伺意指摯始請以公禮聚見共決可否或不便摯所請坐以

事罷歸明年起知滑州哲宗即位擢至侍御史講筵進讀至仁宗不避庚戌臨奠張士遜侍讀曰國朝故事多避國音國朝角音木也故畏庚辛哲宗問果當避否摯進曰陰陽拘忌聖人不取如正月祈穀必用上辛此豈可改也漢章帝以反支日受章奏唐太宗以辰日哭張公謹仁宗不避庚戌日皆陛下所宜取法哲宗然之又疏蔡確罪大略有十論章惇凶悍輕佻無大臣體皆罷去初神宗更新學制有司立爲約束過於煩密摯上疏曰學校爲育材首善之地教化所從出非行法之所雖羣居衆聚帥而齊之不可無法亦有禮義存焉治天下

者過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有君子長者之行而應乎上若以小人犬彘遇之彼將以小人犬彘自為而况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願罷其制又請罷用經義詩賦取士復賢良方正科罷常平免役引朱光庭王巖叟為言官執憲數月百僚敬憚特人以比包拯呂誨元祐元年擢御史中丞連進尚書左丞中書侍郎遷門下侍郎摯與同列奏事論人才摯曰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勢改變此小人也終不可用六年拜尚書右僕射摯性峭譴獨機輙發不為利怵

威誘子弟親戚入官皆令赴銓部以格調選未嘗以干
朝廷與呂大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於大防惟進退士
大夫實執其柄然持心少恕勇於去惡竟爲朋讒奇中
先是邢恕謫官永州摯故與恕善及答書有第往以俟休
復之語鄭雍楊畏方交章擊摯遂箋釋其語上之曰休
復語出周易俟他日太皇太后復子明辟也又章惇諸
子故與摯之子游摯亦間與之接雍畏謂爲牢籠之計
以冀後福以觀文殿學士罷知鄆州七年徙大名又爲
雍等所遏徙知青州紹聖初來之邵周秩論摯變法棄
地罪再貶光祿卿分司南京蘄州居住將行語諸子曰

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近慮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憂形於色無一言及遷謫四年陷邢恕之謗貶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惟一子從數月以疾卒年六十八摯嘗論列文及甫文論其父彥博不可爲三省長官故止爲平章重事彥博既致仕及甫自權侍郎以脩撰補外母喪將除摯與呂大防猶當國恐不得京官抵書邢恕曰當塗猜怨於鷙揚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濟之以粉昆必欲以眇躬爲甘心快意之地可爲寒心粉昆者世以駙馬都尉爲粉侯韓嘉彥尚主以兄

忠彥爲粉昆也恕以書示蔡碩蔡渭渭上書訟摯及大防等丁餘人陷其父確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爲證時章惇蔡卞誣造元祐諸人事不已因是欲殺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爲摯有廢立謀遂起同文館獄用蔡京安惇蹇序辰雜治及甫託其亡父言以眇躬指上以昭比摯粉謂王巖叟面白如粉昆謂梁燾字况之况猶兄也又問實狀但云疑其事勢如此會摯卒京惇不及考驗遂免其子官與家屬徙英州凡三年死於瘴者十人徽宗立詔反其家屬得歸葬遂貶及甫并渭於嶺外復摯中大夫蔡京爲相降朝散大夫後又復觀文殿大學士太

中大夫紹興初贈少師謚忠肅摯嗜書自幼至老未甞釋卷家藏書多自讐校少好禮學晚好春秋其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子跂能爲文章遭黨輩爲官拓落家居避禍以壽終

蘇頌字子容南安人父紳葬丹陽因家焉第進士歷知江寧縣調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歐陽脩委以政曰子容處事精審脩不復省矣皇祐五年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遷集賢校理富弼與韓琦爲相同表其廉退以知潁州通判趙至忠本邊徼降者頌待之以禮至忠

感泣曰身雖夷人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唯公與韓魏公耳歷擢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知審刑院時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贓罪至死法官援例杖脊黥配海島頌對神宗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雖其人無可矜所重者汙辱衣冠耳乃免杖黥流海外遂爲定法大臣薦秀州判官李定擢除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知制誥封還詞頭復下頌當制頌奏廢紊法制未敢具草次至李大臨亦封還於是並落知制誥歸工部郎中班歲餘知婺州方泝桐廬江水暴迅舟橫欲覆母在舟中幾溺矣頌哀號赴水救之舟忽自正母甫及岸舟乃覆

人以爲純孝所感徙亳州加集賢院學士知應天府凡更三赦大臨還侍從頌纔授祕書監知通進銀臺司吳越饑選知杭州及修兩朝正史轉右諫議大夫使契丹遇冬至其國曆後宋曆一日北人問孰爲是頌曰曆家筭術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節氣交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則屬子時爲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其曆可也北人以爲然使還以奏神宗嘉曰卿所對殊善因問其山川人情向背對曰彼講和日久頗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上下相安未有離貳之意昔漢武帝自謂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雖久勤征討而匈奴終不服至宣帝

呼韓單于稽首稱藩唐自中葉以後河湟陷于吐蕃憲宗每讀貞觀政要慨然有收復意至宣宗時乃以三關七州歸于有司由此觀之外國之叛服不常不繫中國之盛衰也頌意蓋有所諷神宗然之元豐初權知開封府有獄連祥符令李純頌置不治御史舒亶糾其故縱貶秘書監知濠州後又被譖在開封時寬國子博士陳世儒夫婦重獄逮御史臺神宗察非頌罪猶坐泄獄情罷郡未幾知河陽改知滄州入辭帝曰朕知卿久然每欲用輒為事奪命也夫卿直道久而自明頌頓首謝召判尚書吏部兼詳定官制因陛對神宗謂頌曰契丹通

好八十餘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欲有所考據非卿不能早成此書耳書成帝讀序引喜曰正類序卦之文賜名魯衛信錄除吏部侍郎遷光祿大夫元祐初遷至吏部尚書兼侍讀奏謂人主聰明不可有所嚮有則偏偏則爲患大矣今守成之際應之以無心則無不治每進讀至弭兵息民必援引古今以動人主之意既又請別製渾儀因命頌提舉頌既邃於律曆以吏部令史韓公廉曉算術有巧思奏用之授以古法前此未有也遷翰林學士承旨五年擢尚書左丞七年拜右僕射兼中書門下侍郎賈易除知蘇州頌言易在御史名敢言既爲

監司矣今因赦令及下遷為州不可爭論未決諫官楊畏來之邵謂稽留詔命頌遂上章辭位罷為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繼出知揚州徙河南辭不行告老以中太一宮使居京口紹聖四年拜太子少師致仕方頌執政時見哲宗年幼諸臣太紛紜常曰君長誰任其咎每大臣奏事但取決宣仁后哲宗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宣仁后必再稟哲宗有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及貶元祐故臣御史周秩劾頌哲宗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徽宗立進太子太保爵累趙郡公卒年八十二贈司空頌器局閎遠不與人校短長以禮法自持雖貴

奉養如寒士自經史九流百家之說至於圖緯律呂星官筭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尤明典故嘗議貢舉欲先行實而後文藝庶幾復鄉貢里選之遺範論者韙之

范純仁字堯夫以父任爲太常寺太祝登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易長葛又辭時胡瑗孫復石介李覯皆在仲淹門純仁從之游講肄至夜分不寢置燈帳中帳頂如墨父沒始出仕以著作佐郎知襄城縣諭民植桑有罪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號著作林歷江東轉運判官召爲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會議濮王典禮純仁言宜如王珪等議繼與御史呂誨等更論奏

不聽純仁還所授告敕家居待罪既而皇太后手書尊
王爲皇夫人爲后純仁言陛下以長君臨御奈何使命
出房闥恐異日爲權臣矯託之地尋詔罷追尊起純仁
就職純仁請出不已遂通判安州改知蘄州歷京西提
點刑獄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以陝西城郭兵
食爲問純仁勸帝且無留意邊功若邊臣覬望將爲他
日意外患拜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奏言
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
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
對曰杜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是也帝曰卿

善論事宜爲朕條古今治亂可爲監戒者乃作尚書解以進加直集賢院同脩起居注帝切於求治多延見疏逖小臣咨訪純仁言小人知小忘大貪近昧遠其言不可不察又論安石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棄公論爲流俗異巳者爲不肖合意者爲賢人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去意愈確執政遣人諭留巳擬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顧也凡所上章語多激切帝悉不付外純仁錄申中書安石乞加重貶帝不從命知河中

府徙成都路轉運使純仁戒州縣未得遽行新法安石怒左遷知和州徙邢州未至加直龍圖閣知慶州過闕入對帝曰卿父在慶著威名今可謂世職卿隨父既久兵法必精邊事必熟純仁揣帝有功名心卽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先臣守邊時臣尚幼不復記憶且今日事勢宜有不同陛下使臣繕治城壘愛養百姓不敢辭若開拓侵壤願別謀帥臣帝曰卿之才何所不能顧不肯爲朕悉心爾遂行環州种古執熟羌爲盜流南方過慶呼冤純仁以屬吏非盜也古避罪譖訟詔御史冶于寧州純仁就逮民萬數遮馬涕泗不得行至有自投于河

者欲成古以誣譎亦加純仁以他過黜知信陽軍移齊州丏罷提舉西京留司御史臺復知河中哲宗立復直龍圖閣知慶州召爲右諫議大夫以親嫌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除給事中時宣仁后垂簾司馬光爲政將盡改熙豐法度純仁謂光去其泰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光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元祐初進吏部尚書數日同知樞密院事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在位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革

士風章惇得罪去朝廷以其父老欲畀便郡既而中止純仁請置往咎而念其私情鄧綰帥淮東言者斥之仁巳純仁言臣嘗爲綰誣奏坐黜今日所陳非爲綰也綰旣左降不宜錄人之過太深宣仁后嘉納因下詔前日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王覿言事忤旨純仁慮朋黨將熾與文彥博呂公著辨於簾前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慶曆柄任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爲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

之禍并錄歐陽脩朋黨論以進知漢陽軍吳處厚上蔡
確車蓋亭詩以為謗訕廷議欲寘典憲惟純仁與左丞
王存以為不可爭之未定聞太師文彥博欲貶於嶺嶠
純仁謂左相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荊棘近七十
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及確新州命下
純仁於宣仁后簾前言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
字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舉動宜與將來為法此
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
也不能無損焉又與王存諫於哲宗退而上疏確卒貶
新州大防奏確黨人甚盛不可不問純仁面諫朋黨難

辨恐誤及善人退復上疏論之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交章擊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明年以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歷拜右僕射因入謝宣仁后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覿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佐蔽賢宣仁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唯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宣仁后崩哲宗親政所用二三大臣皆從中出侍從臺諫官亦多不由進擬純仁言陛下初親政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皐陶湯舉伊尹不仁

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又群小力排宣
仁后垂簾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
明共監議者不恤國事一何薄哉遂以仁宗禁言母后
垂簾事詔書上之李清臣殿試策問為紹述之說蘇轍
奏辨引漢昭變法事哲宗震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
轍下殿待罪衆不敢仰視純仁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略
史無貶辭轍殆非謗也且進退大臣不當如訶叱奴僕
右丞鄧潤甫越次曰先帝法度為司馬光蘇轍壞盡純
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為少霽轍平日與純
仁多異至是乃服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純仁凡薦引

人材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出或曰爲宰相當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知出於我邪帝既召相章惇純仁堅請去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大夫知潁昌府徙河南府又徙陳州呂大防等竄嶺表會明堂肆赦章惇先期阻其事純仁聞而憂憤上疏爲申理且曰臣曾被大防等排斥陛下所親見臣之激切蓋仰報聖德耳惇不悅詆爲同罪落職知隨州明年又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時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

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聞
諸子怨惇純仁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純仁出
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韓維責均州其子
訴維執政日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純仁之子欲以役
法與光異議爲請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昔同
朝論事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有愧心而生
者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居三年徽宗即位即日
授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遣中使至永賜茶藥諭
意慮相位以待不數月連除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宫
使賜以優詔又遣中使賜茶藥促入覲純仁乞歸許養

疾帝不得已許之因遣上醫視疾復從所請賜章服酬醫疾革口占遺表以宣仁后誣謗未明爲恨疆埸未解爲憂凡八事卒年七十五詔厚賻官給其葬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宣御書碑額曰世濟忠直之碑純仁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自爲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在洛與司馬光諸賢爲眞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而已所得奉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先疎族种古之獄不少芥蔕且念先世契誼薦擢之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每戒子弟曰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

不至聖賢地位也又戒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
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爲者亦若是
爾親族有請教者純仁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
德有文集五十卷行于世子正平正思
正平字子夷有學行父卒詔特增恩澤正平推與幼弟
紹聖中爲開封尉與蔡京有隙及當國乃言正平矯撰
父遺表又言李之儀所述純仁行狀妄載二聖虛佇之
意遂逮御史獄捶楚甚苦驗皆實獄遂解正平羈管象
州之儀羈管太平州正平家屬死者十餘人會赦得歸
潁昌唐君益爲守取所賜碑額表所居爲忠直坊二子

竟撤去之正平晚益工詩著荀里退居編以壽終

論曰呂大防劉摯蘇頌范純仁咸先朝宿德負忠直之望元祐相繼秉政殆不媿溫公申公矣然調停回河西邊之議蘇轍於呂劉弗滿焉故曰知者千慮必有一失二人並爲姦邪所搆死於竄豈不寃哉純仁雖不能如頌之無怨然皆被眷徽宗以壽終牖下何四賢之禍福若是殊也申包胥曰人衆勝天天定勝人係於所遭焉耳